淡江時報 第 421 期

該用什麼樣的譬喻來形容我們之間？

瀛苑副刊

該用什麼樣的譬喻來形容我們之間？想了許久，沒有更適切的答案了。

也許是爸媽不想讓我們太傷心難過，謊稱嘟嘟是自己走失的，我想，他花了一生最精華的歲月陪著我們、陪著這個家，定是不可能放得下我們而離開的。是抱病西歸了？是被「放生」了？還是在馬路上與哪一輛廢鐵，有了第一次的親密接觸？不敢再想下去了。

「放生」這樣不人道的愚行，也不是沒發生過，只是有些「放生」成了，有些又死回來了。死回來的比「獲得自由」前更讓人於心不忍，不忍再看到那遍體鱗傷的消瘦的身軀，那疲憊而又無助的眼神。眼角暗黃色的眼屎在每一次眨眼的動作下，逐漸的累積，雙眸也漸漸的失去了光澤。眉毛比從前更長了些，鼻頭乾乾癟癟的，不再如往常般濕潤有氣息。跳得沒有從前那麼高了，只有尾巴像乾枯的椰子樹葉般懶懶散散、有氣無力地搖晃著。

從前可不是這樣子的，才聽見門外車子咯咯的呼吸聲，還來不及停好車子、進得門來，他就興奮得一直跳一直跳，像微波爐裡的爆米花般，一顆還來不及落下，另一顆又急起而上。他跳得好高好高，後腳都到我的腰那麼高。爆米花的舞姿隨嗶嗶啵啵的舞樂翩然而起，他的舞蹈也是隨著起起落落的舞樂翩然而起。那舞樂是從他鼻尖流竄出的咿咿嗚嗚的叫聲，是在催促我加快腳步。張開雙臂將他抱個滿懷，他仍在懷中跳個不停。

如今，這一切卻只能在我數十萬個腦細胞中的一個小角落找到，而且那個角落正逐漸的萎縮中。

他用他生命的全部在等待，等待著我們晚飯後10分鐘不到的閒暇。低著頭迎接我們的撫觸，理一理毛、拍一拍下巴，然後試著用各種角度貼近我們，感受我們冰冷的體溫。彷彿多吸到一點溫度，就是多分到一點點的關愛似的。

9分30秒，閒暇在綁鍊子的動作中剩下半分鐘不到了，

最後的28秒，他不再跳躍。

27秒，尾巴停止搖晃。

花了5秒鐘，他左右來回踱步。

22秒，他眼睛巴巴的望著。

7秒，我走近轉角。

5秒，我轉身。

2秒，傳來關門聲。

1秒，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氣。

0秒，他再度開始他漫長的等待。

他用他生命的全部在等待，等待我們23小時又50分鐘的麻木不仁。

該用什麼樣的譬喻來形容我們之間？算了！我是自己走失的……。

2010/09/27